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一



標點詳註
古文觀止
譯編麟乃姚

1 9 4 1

上海中央书店印行

譯者題記

古文觀止一書，內容宏博，筆法雄奇，藻麗恣肆，兼而有之；實爲數代詞章之英華，允稱後世揣摩之圭臬。顧其辭義，輒有艱深晦澀之處，波譎雲詭，典故玄奧，初學之士，苟非窮研極究，殊不易豁然領悟。苦思索解，望洋興嘆，遂致莫知所適，流於因噎廢食之一途。雖然，邇來坊間頗多有言文對照本之出版，而一覩其譯文內容，匪特條理紊亂，令人如墮五里霧中；甚且舛謬百出，與原意大相逕庭。學者取以爲參閱之範本，讀之徒覺迷離惝恍而已，欲求獲其實益，詎可得哉！予因感舊學之日衰，揣摩者之茫然無措，爰將是書逐篇譯成語體，雖一句一字之微，亦必求其通暢明晰而後已。迭經精細校勘，以免魯魚亥豕之訛。逐句標點，藉資醒目。庶使讀者費少數之光陰，諳古文之奧旨。區區之意，幸垂察焉！

語溪姚乃麟識

古文觀止 目錄

一冊卷一（周文）

鄭伯克段于鄢	一
周鄭交質	六
石碏諫寵州吁	八
臧僖伯諫觀魚	一〇
鄭莊公戒飭守臣	一二
臧哀伯諫納郜鼎	一六
季梁諫追楚師	一九
曹叔論戰	二二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二五
宮之奇諫假道	二七
齊桓下拜受胙	三〇
陰船甥對秦伯	三一
子魚論戰	三三
寺人披見文公	三六

卷二（周文）

鄭子家告趙宣子	四七
王孫滿對楚子	五〇
齊國佐不辱命	五一
楚歸晉知聲	五五
呂相絕秦	五七
駒支不屈於晉	六三
祁奚請免叔向	六五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六八
晏子不死君難	七一
季札觀周樂	七二

子產壞晉館垣	七七
子產論尹何爲邑	八一
子產郤楚逆女以兵	八四
子革對靈王	八六
子產論政寬猛	九一
吳許越成（已上左傳）	九三
祭公諫征犬戎	九七
召公諫厲王止謗	一〇一
襄王不許請隧	一〇四
單子知陳必亡	一〇六
展禽論祀爰居	一一二
里革斷罟匡君	一一二
敬姜論勞逸	一一六
叔向賀貧	一一八
王孫圉論楚寶	一二一
諸稽郢行成於吳	一二四

申胥諫許越成（已上國語）	一三九
春王正月	一三一
宋人及楚人平	一三三
吳子使札來聘（已上公羊傳）	一三六
鄭伯克段于鄢	一三八
虞師晉師滅夏陽（已上穀梁傳）	一三九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一四二
曾子易簣	一四三
有子之言似夫子	一四四
公子重耳對秦客	一四六
杜晳揚觶	一四八
晉獻文子成室（已上檀弓）	一五〇

二冊卷四（秦文）

蘇秦以連橫說秦	一
司馬錯論伐蜀	一
范睢說秦王	一
鄒忌諷齊王納諫	一

頌屬說齊王

一七

馮該客孟嘗君

二〇

趙威后問齊使

二五

莊辛論幸臣

二七

觸讐說趙太后

三〇

魯仲連義不帝秦

三四

魯共公擇言

四二

唐雎說信陵君

四五

樂毅報燕王書（已上國策）

四八

李斯諫逐客書（已上秦文）

五四

卜居

五九

宋玉對楚王問（已上楚詞）

六二

卷五（漢文）

五帝本紀贊

六五

項羽本紀贊

六六

秦楚之際月表

六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

孔子世家贊

七三

外戚世家序

七四

伯夷列傳

七六

管晏列傳

八一

屈原列傳

八八

酷吏列傳序

九六

游俠列傳序

九八

滑稽列傳

一〇二

貨殖列傳序

一〇六

太史公自序（已上史記）

一一一

報任少卿書（已上司馬遷）

一一七

卷六（漢文）

高帝求賢詔

一三三

文帝議佐百姓詔

一三四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一三五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一三七

古文觀止 目錄

四

賈誼過秦論上	一三八
賈誼治安策一	一四四
鼂錯論貴粟疏	一五三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一五八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一六七
李陵答蘇武書	一六九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一七七
楊惲報孫會宗書（已上西漢文）	一八三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一八七
馬援誠兄子嚴敦書（已上東漢文）	一八八
諸葛亮前出師表	一九〇
諸葛亮後出師表（已上後漢文）	一九四
三冊卷七（六朝唐文）	
陳情表（李密）	一
蘭亭集序（王羲之）	四
歸去來辭	六
桃花源記	九

五柳先生傳（已上陶淵明）	一一
北山移文（孔稚珪）	一三
諫太宗十思疏（魏徵）	一八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駱賓王）	二〇
滕王閣序（王勃）	二四
與韓荊州書	三〇
春夜宴桃李園序（已上李白）	三四
弔古戰場文（李華）	三五
陋室銘（劉禹錫）	三九
阿房宮賦（杜牧之）	四〇
原道	四四
原毀	五四
獲麟解	五六
雜說一	五七
雜說四（已上韓愈）	五八
卷八（唐文）	
師說	一一

六一

進學解

六四

卷九（唐宋文）

諱辯

七三

駁復讎議

一二九

諍臣論

七六

桐茶封弟辨

一三三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八三

箕子碑

一三五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八五

捕蛇者說

一三七

與于襄陽書

九〇

種樹郭橐駝傳

一四〇

與陳給事書

九三

梓人傳

一四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

九五

愚溪詩序

一四九

送孟東野序

九七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一五二

送李原歸盤谷序

一〇一

鉛錙潭小丘記

一五四

送董邵南序

一〇四

小石城山記

一五六

送楊少尹序

一〇六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已上柳宗元）

一五八

送石處士序

一〇八

待漏院記

一六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一一一

黃岡竹樓記（已上王禹偁）

一六五

祭十二郎文

一一四

書洛陽名園記後（李去非）

一六七

嚴先生祠堂記

一二〇

岳陽樓記（已上范仲淹）

一六八

祭鱸魚文

一二三

柳子厚墓誌銘（已上韓愈）

一二三

諫院題名記（司馬光）	一七二	管仲論	二九
義田記（錢公輔）	一七四	辨姦論	三三
袁州州學記（李覲）	一七七	心術	三六
縱囚論	一八〇	張益州畫像記	四〇
釋祕演詩集序（已上歐陽修）	一八六	刑賞忠厚之至論	四五
四冊卷十（宋文）		范增論	四八
梅聖俞詩集序	一	留侯論	五一
送楊寘序	一	賈誼論	五五
五代史伶官傳論	六	龜錯論（已上蘇軾）	五九
五代史宦者傳論	八		
相州畫錦堂記	一〇		
豐樂亭記	一三		
醉翁亭記	一六		
秋聲賦	一八		
祭石曼卿文	二一		
龍岡阡表（已上歐陽修）	二三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上梅直講書	六三		
喜雨亭記	六六		
凌虛臺記	六八		
超然臺記	七一		
放鶴亭記	七四		
石鐘山記	七八		

乞校正陸贊奏議進御劄子

八六

前赤壁賦

八九

後赤壁賦

九三

三槐堂銘

九五

方山子傳

九九

六國論

一〇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一〇四

黃州快哉亭記（已上蘇軾）

一〇七

寄歐陽舍人書

一一〇

贈黎安二生序（已上曾鞏）

一一四

讀孟嘗君傳

一一七

同學一首別子固

一七

游褒禪山記

一九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已上王安石）

一二二

青霞先生文集序（茅坤）

七二

龍相如完璧歸趙論（王世貞）

七五

徐文長傳（袁宏道）

七八

五人墓碑記（張溥）

八二

卷十二（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一二五

閱江樓記（已上宋濂）

一二七

司馬季主論卜

一三一

賈柑者言（已上劉基）

一三三

深慮論

一三五

豫讓論（已上方孝孺）

一三八

親政論（王鏊）

一四二

尊經閣記

一四七

象祠記

一五二

瘞旅文（已上王守仁）

一五五

信陵君救趙論（唐順之）

一五九

報劉一丈書（宗臣）

一六五

吳山圖記

一六八

滄浪亭記（已上歸有光）

一七〇

青霞先生文集序（茅坤）

七二

龍相如完璧歸趙論（王世貞）

七五

徐文長傳（袁宏道）

七八

五人墓碑記（張溥）

八二

古文觀止

目錄

入

古文觀止 卷一

鄭伯克段於鄢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敘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國武姜者姓姜而諱武也。生莊公及共叔段。共國名共叔，莊公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

命名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切 爰之，人任性情況。

愛

共叔段欲立之。亟器請于武公，公弗許。

惡莊公因而愛段，欲立為太子。亟請者不一請也。莊公蓄怨非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

禍及莊公卽位，爲去聲之請制。 制邑最險

姜請封段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乃巖言制

險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險滅亡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爲愛段之言實恐居制邑太

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如制邑之險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請京。

京邑最大

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泰叔。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叔者張大其名所以

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積慮主于殺弟封邑之始已早計之矣。

祭債仲

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參同三國之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

三分之一其國不週百雉也

中字

五字

之一

中都五分之一其國不過六十雉也

小九之

一。小都九分之一其國不過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非制也。

京城過于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

君將不堪！」

鄭害莊公必不堪也

○祭仲一公曰：

「姜氏欲之，焉烟辟避害？」

同？無可奈何語毒甚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直稱母姜氏而故作

或裁抑

或變置無使滋蔓！」

萬。滋蔓滋蔓

長而蔓延

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除，

先出蔓字後

出草字頓挫

平之有？」

夢中人厭足也

不如早爲之所，

所而不能。或裁抑

或變置無使滋蔓

長而蔓延

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除，

先多行不義

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義而欲待

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未之知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

鄙邊邑貳兩屬也

段命西北二邊之

國不堪使人有擣貳兩

邑兩屬於己。公子吕

鄭大夫。字子封。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備子姑待之。」

自多行不義

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義而欲待

其行也。莊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終未之知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

鄙邊邑貳兩屬也

段命西北二邊之

國不堪使人有擣貳兩

邑兩屬於己。公子吕

鄭大夫。字子封。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備子姑待之。」

臣請事之；

先拗筆。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無使鄭國之民生他心

也。子封又一夢中人。

公曰：「一無庸，將自

及。」

言無用除之將自及于禍。莊公實欲殺弟而

自及，故爲段自作自受之語毒甚。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

廩延鄭邑

前兩屬者

今皆取以爲己邑，

故云生心。

至廩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

可正段罪厚將得衆。」

今直收貳故云得衆。夢中

公曰：「不

義，不暱聲。入厚將崩。」

暱親近也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如土崩

民逃身竄直至滅亡較自斃自及更加慘毒矣，而子封終未之知也。

大叔完

將襲鄭。

掩其不備曰襲。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

日處段能小懲而大戒之，段必不至于此段之

日，在母前能開陳大義，動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夫人必不至于此夫

莊公養之也。

夫人武姜。

將啓之。啓，開也。言欲爲內應。婦人姑息之愛，不曉大義，故欲啓段使莊公平

人之啓叔段。

莊公聞其期。聞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聞子封不聞，何獨公聞。

曰：「可矣！」

三字寫莊公得計聲口與

上可矣。句緊照言這遭纔好伐了鄭莊一命子封帥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

腔穠。怨到此盡行發露不覺一句說出

命子封帥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

鄢。音煙。

公伐諸鄢。

既命子封伐京，公又自伐

諸鄢兩路來攻，期在必殺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敘叔段事

止于此書曰「鄭

伯克段于鄢。」經文下釋經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莊公養成弟惡，故曰失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於殺弟也。鄭志二字是一篇斷案。

不言出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難言其出奔也。

釋經止于此下，遙接前文再

敘遂寘同

姜氏于城颍。

賓棄也。城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誓永不見母，將前日

惡己愛段之忿，一總發洩焉。既而悔之。

悔誓之過是天性萌動。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願考叔以

下純是太和元氣，既而悔之一句是轉機爲殺太和的緊關。

黃泉地中之泉也立

願考叔以

鄭大

爲穎谷封人。

時爲穎谷典封疆之官

聞之，悔也。有獻于公。

或獻謀也？或獻物

公賜之食，食舍

音食而舍肉捨肉，挑其間也。

公問

之，公問何故。對曰：「小人有母，

只四字妙甚！直刺人心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

去之！

善于誘君使之自然心動情發。公曰：「爾有老母，繄我獨無！」

繄語助也。哀哀之音宛然孺子之

失乳而啼也。非復前日含毒惡聲。

願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

佯爲不知，妙甚！

公語聲之故，母之故。

且告之悔及之深意也。

對曰：「君何

患焉？

黃泉之誓，何足患焉？若闕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見母便是相見于黃泉，誰以此說爲

皆誓也。天大難事，輕輕便解。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樂音洛。賦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辭也。融融和樂也。則

知其前之陰毒矣。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洩洩舒散也。則知于融融洩洩四字之中消盡皆摹寫生色。遂爲母子如初。敘姜氏止此。

中消盡皆摹寫生色。遂爲母子如初。初字起初字結。

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爲論斷。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

其母，施聲及莊公。」

拈愛字妙親之偏愛足以召禍子之真愛可以同天。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而錫及其疇類也。其穎考叔純孝之謂乎。引詩咏嘆作結意致洽然。

(評語)

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皆不得而知。

「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斃。」

子姑待之，將自及，厚將崩」等語，分明是逆料其必至於此，故雖婉言直諫，一切不聽。迨後乘時迅發，并及於母，是以兵機施於骨肉，真殘忍之尤。幸良心忽現，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純孝贊考叔，作結，寓慨殊深！

(白話)

當初，鄭武公從申國娶來的夫人，叫做武姜。

生了莊公與共叔段兩個兒子。

莊公生時是難產，曾使姜氏受到驚嚇，所以取他的名字叫寤生，因此很不喜歡他。就寵愛了共叔段，要想立他做太子；屢次向武公請求，可是武公竟不能答應。

後來莊公做了鄭國的君主，姜氏去替共叔段討封制地。莊公道：「制是極險要的地方，從前虢叔曾死在那裏，如要別的地方，當可聽命。」於是姜氏便替他討封京地。莊公就允他住在那裏。從此鄭國的人，都稱他爲京城太叔了。那時祭仲憤然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禍害。據先王的制度，大城也不過全國三分之一；中城五分之一；小城九分之一。現在的京城，却不合度，已非先王遺下的制度了！恐怕你將不堪哩！」莊公道：「姜氏要如此，叫我怎能避遠禍害呢？」

祭仲道：「姜氏那裏有厭足的日子，不如早些設法，勿使之蔓延。要是蔓延開來，那就更不容易解決了！蔓延的小草，尙難除去，何況他是你所寵愛的弟弟呢？」莊公道：「他多做不義的事，必定自己沒有好活，你暫且等着罷。」後來太叔叫西鄙北鄙的人民，都來歸向自己。公子呂道：「一國不能有兩君，你究竟怎樣對付他呢？如果要把君位給太叔，臣等請去服事他；倘不給他的，那末請你把他除掉，免使人民生了別心。」莊公道：「除他也可不必，落後他自然會得到禍害的。」
——那時太叔又收了西鄙北鄙，作為自己的地方，一直到廩延為止。子封道：「可以發動了！被他地方一多，就能得着人心了。」莊公道：「他做沒有禮義的事情，必定無人與他親近。地方愈多，失敗也愈快。」那時太叔修好了城郭，聚攏民衆，整頓盔甲兵器，召集步卒兵車，將要去襲擊鄭國。姜氏也為他開城，作為內應。莊公聽得他日期已定，便道：「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了二百乘兵車，攻打京城。同時京城的百姓，也反叛太叔。太叔就逃往郿地。莊公又攻打郿地。在五月辛丑日，太叔便逃到共國去了。

魯國史官寫在那冊上道：「鄭伯克段於鄢。」因段沒有做弟的道理，故不稱弟。好像兩個君主，所以叫做克。稱莊公為鄭伯，是譏諷他失教的意思。不出奔，因為要表明莊公志在殺弟，所以難以明言了。

莊公趁這個時候，將姜氏放到城，對她宣誓道：「不到黃泉，不再與你相見。」然而後來却懊悔起來。那時賴考叔做賴谷地方的封人，聞得這事，借貢獻的機會來見莊公。莊公便賜食物給他吃。他在吃時，把肉放開了不吃。莊公問他是甚麼原因，答道：「小人有個母親，都嘗過小人的食物了，但還不曾嘗過君上的食物，敢請把這些放開的肉帶回去獻奉母親。」莊公道：「你有母親可以獻奉，我却沒有啊！」賴考叔道：「敢問這句話是甚麼意思？」莊公便將這緣故向他說。

了；並且告訴他懊悔的情形。考叔道：「你有何困難呢？偷掘地見水，在地道中相見，誰說不是呢？」莊公就照他的話行進那地道，便賦了一首詩，說在這大隧之中，我的快樂真是和洽得很！姜氏出了地道，也賦一首詩，說在大隧之外，我的快樂真是舒暢得很！自此之後，母子便同從前那樣的和好了。當時的君子議論道：「穎考叔真是個孝子啊！愛了他的母親，並且還推到了莊公身上。詩經上說：『孝子的心是無窮盡的，又能把自己的孝心，感動別人的孝心，永遠賜及他的同輩。』這句話也許是對穎考叔的純孝而說吧！」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父子俱秉周政

王貳于虢，

王病鄭之專欲分政于虢公

鄭伯

莊公

怨王。

貳與怨俱根心上來伏下信不由中

王曰：「無之。」

只用無之二字支吾全

是小兒畏撲光景故周

鄭交質

權替臣紀廢自此極矣

至。質物相質當也君

王子狐爲質於鄭，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平王子名孤鄭公子名忽先言王出質而後言鄭出質者明鄭伯偏王立質舉而後聊以王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

王崩周人將

畀虢公政。

畀與也將者未決之辭却爲鄭莊窺破故王以三月崩而祭足以四月寇言其疾也

四月鄭祭債足

仲卽蔡

帥率師取溫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

溫周邑名成周今洛陽縣書溫又書成周者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寫鄭莊之惡不唯無君直是異樣慘毒

周鄭交惡。

如字敘事止此下皆左氏斷辭也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文質之非明恕而行要聲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

平

一句喝倒

解也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文質之非明恕而行要聲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

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